文物脈絡

關於「龍牙蕙草」

謝明良

本文認爲：宋代以來的工藝品當中，有一種常被稱爲唐草紋、花卉紋、渦卷紋等以往並無固定稱謂的卷草紋樣，可以依據北宋《營造法式》的圖繪，得知其在中國的名稱是「龍牙蕙草」。這種紋樣的遠祖可追溯自前六世紀的古希臘，後經西亞而中亞，在五世紀時傳入中國。

所謂卷草紋

在宋代的工藝品當中，常見一類被稱為唐草紋、花卉紋或渦卷紋等以往無固定稱謂的卷草紋樣，其莖和葉的造型無大差別，當裝飾於作品的器面或邊側，亦即呈俯視或側視時的形態也頗相近，看來像是形式化了的唐草紋樣。這類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紋既有印花的主紋飾，如河北省定窯窯址（澗磁鎮A區）出土的枕陶範（圖1）或大英博物館藏（British Museum）被典藏單位稱為「半棕葉渦卷紋」（half-palmette）的金代鉛褐釉長方枕四面的印花紋飾即為一例（圖2），但也有做為枕面的邊飾者，如河北省井陘縣柿莊金墓（M3）出土的四花雲頭形枕，[1] 或臺灣揀寒齋藏同為井陘窯的長方枕。（圖3）宋金時期民間瓷窯和其他質材的工藝似乎偏愛以這類紋樣做為開光的邊飾帶，而以陶瓷枕類最為常見。其中天津博物館四花雲頭形枕的枕面就是以印花技法做為邊飾來襯托開光內的鹿紋，不過枕牆上下方五瓣印花之間卻又以劃花的技法陰刻出此類紋樣，紋樣以外填以珍珠地紋（圖4），其和前引大英博物館長方枕紋樣周邊的印花珍珠地（同圖2），均表現出原屬金銀器飾的錯金效果。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藏的北宋河南當陽峪窯白地黑剔花枕的裝飾手法更是圓熟，其是在化妝土上施黑釉，再剔除四花開光外圍紋樣以外的黑釉，開光內另剔黑而顯露出白色的鵲、蝶和樹枝幹，黑白對比分明，品相高逸。（圖5）

另一方面，浙江省寺龍口越窯青瓷香爐（D型）爐身陰刻報告書所謂「卷草紋」（圖6），或薰爐爐蓋的鏤空裝飾（圖7），以及套瓶之外瓶瓶身也常以此類紋樣為飾。（圖8）不僅如此，河南省寶豐清涼寺北宋汝窯窯址也出土了裝飾著同類紋樣的鏤空薰爐（圖9），而「襲故京遺製」於浙江省杭州開窯燒瓷的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亦見青瓷套瓶。（圖10）雖然寶豐清涼寺汝窯是否即北宋官窯？目前已無從證實，不過從南宋人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的記載，汝窯製品曾進入宮廷器用一事應無疑義，至於老虎洞窯官窯青瓷標本另可據伴出的帶「修內司窯置」等字銘篦箍，得知其或為文獻中的修內司窯。[2] 這也就是說，本文所擬討論的這類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紋樣，既是中國民間瓷窯所愛用的紋飾，其同時也受到宮廷消費者的青睞，所以可以說是受到官方以及民間喜愛的時尚紋飾。



圖1　北宋至金代　定窯窯址出土枕陶範　深21.2公分　中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神奈川：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210，圖65。



圖2　金　鉛釉枕　高16.8公分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杰西卡・羅森，《蓮與龍　中國紋飾》，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譯自1984年英文版，頁80，圖59。



圖3　金　河北井陘窯印花枕　臺灣揀寒齋藏　作者攝



圖4　宋　井陘窯白釉赭彩印花鹿紋雲頭式枕　前高11.5公分，後高14.7公分　中國天津博物館藏　取自天津博物館編，《天津博物館藏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46，圖27。

《營造法式》所見「龍牙蕙草」

唐人張彥遠（815-907）《歷代名畫記》有不少關於「樣」的記載，意指格式、原圖或標準之圖樣，其中「造樣」、「立樣」、「起樣」也就是製作格式或原圖，而各樣當中有由官方立樣的官樣。[3] 除了《唐六典》由官方「立樣」的弓矢長刀之外，《全唐詩》也記載了民間織錦戶「起樣」進呈;宋人莊季裕《雞肋篇》載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浙江龍泉窯青瓷曾應「禁廷製樣需索」，其若屬實，則是官方降樣由民間瓷窯據樣燒瓷進呈之例。對於本文所擬處理的議題而言，由北宋將作少監李誡奉令編修並刊刻於崇寧二年（1103）的《營造法式》，因彙集了多種官方建築裝飾紋樣，無疑是貴重的參考文獻。

從李誡《營造法式》所圖繪的「毬文格眼」（卷32）、「龜背」（卷32）等紋樣，不僅是宋金時期陶瓷、織品等工藝品的流行圖飾，也是韓半島高麗青瓷陶瓷或銅鏡等製品常見的裝飾圖紋一事可知，《營造法式》所見諸多紋樣確實反映了當時的流行圖樣。不



圖5　北宋　磁州窯白地黑剔花鳥蝶紋枕　高11公分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等編，《宋磁展圖錄》，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頁139，圖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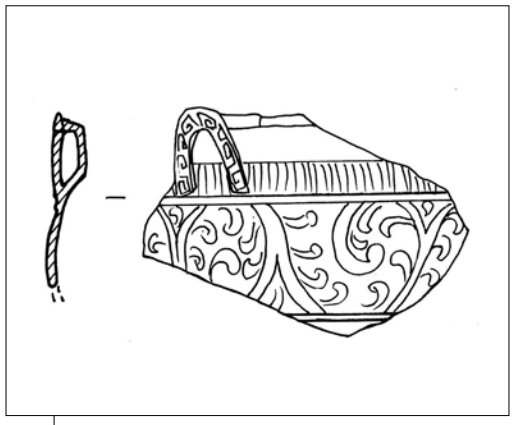


圖6　青瓷香爐爐身殘片（線繪）　殘高8公分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越窯窯址出土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26，圖126之5。



圖7　青瓷薰爐蓋　殘長10公分，寬8.3公分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越窯窯址出土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寺龍口越窯址》，頁255，彩圖368。



圖8　青瓷套瓶　殘高9.4公分　中國浙江省寺龍口越窯窯址出土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寺龍口越窯址》，頁196，彩圖253。

僅如此，其〈雕木作制度圖樣〉「師子」的造型特徵，也和河南省北宋清涼寺汝窯以及十二世紀高麗青瓷獅形薰爐外觀一致，此透露出體現於《營造法式》和清涼寺汝瓷的官樣器式也影響到高麗青瓷的製作。[4] 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營造法式》在繼鋪地卷成的「海石榴華」之後，也圖繪了「龍牙蕙草」（圖 11），其整體外觀像是除去石榴、牡丹或人物、獸類的純形式的渦卷狀有著尖牙和浪頭的唐草紋。據此，我們可以將前引宋金瓷窯的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紋樣正名為「龍牙蕙草」。

官樣紋飾的流布

如前所述，不論是官方或民間，似乎都喜愛以龍牙蕙草做為裝飾紋樣，以致成了一種時尚。就官方場域而言，如分布於河南鞏縣、芝田、孝義和回郭鎮的北宋皇陵所見石刻，其中仁宗永昭陵或哲宗永泰陵西列上馬石南部就以龍牙蕙草圜飾著中央張嘴疵牙的



圖9　青瓷鏤空薰爐　深20公分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8，彩版123之4。



圖10　中國杭州老虎洞窯鏤空套瓶　高21.2公分　取自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49，圖24。

龍紋。（圖 12、13）不過，能夠生動地傳達出龍牙蕙草藝術氛圍之例，不能或忘清宮傳世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北宋徽宗繪〈池塘秋晚圖〉，該圖全卷用紙為砑花粉箋，箋紙上錯落地裝飾著有著帝王品味、貴氣十足的龍牙蕙草（圖 14），其和北宋磁州窯白地剔花枕枕牆上的同類紋樣（圖 15）再次體現了宋代宮廷官樣和民間的流行圖飾；四川彭城窖藏出土的三足銀盤，盤心飾龍牙蕙草，外區則飾《營造法式》所圖繪的「毬紋」。（圖 16）

龍牙蕙草經常做為一種既時尚又講究的符號出現在多種場域，特別是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幾乎成了排場。如日本滋賀縣西教寺藏南宋十三世紀寧波地區畫家張思訓繪天台宗大師智顗（538-597）像，坐椅就懸披著滿飾龍牙蕙草的布帛（圖 17）；奈良東大寺藏室町期（1336-1573）畫唐代高僧鑑真（688-763）像，坐榻後方圍屏也是將之做為邊飾（圖 18）；相國寺藏室町期春屋妙葩像坐椅上的龍牙蕙草舖飾（圖 19），可說是忠實承繼了前引智顗像的格套裝飾。（同圖 17）另外，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所見伴出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帳》的鎏金伎樂紋銀香寶子（圖 20），也是以龍牙蕙草來襯托鎏金樂人。

另一方面，韓半島全羅南道康津郡十二世紀高麗青瓷窯場也即時地推出以龍牙蕙草為飾紋的製品，其中鏤空化妝蓋盒，蓋面除了開光內的花草紋，餘飾龍牙蕙草（圖 21-a），不僅如此，長方盒蓋的四剎以及盒身也滿飾同類紋飾（圖 21-b），其鏤空意匠和前述汝窯（同圖 9）、寺龍口越窯（同圖 8）或南宋官窯薰爐（同圖 10）大體相近，說明了東亞區域跨國性的流行風潮，以及高麗青瓷與汝窯青瓷等具有宋代官方性質窯場之間的模倣借鑑關係。晚迄十三或十四世紀的高麗青瓷，仍然可見到以象嵌技法裝飾的「龍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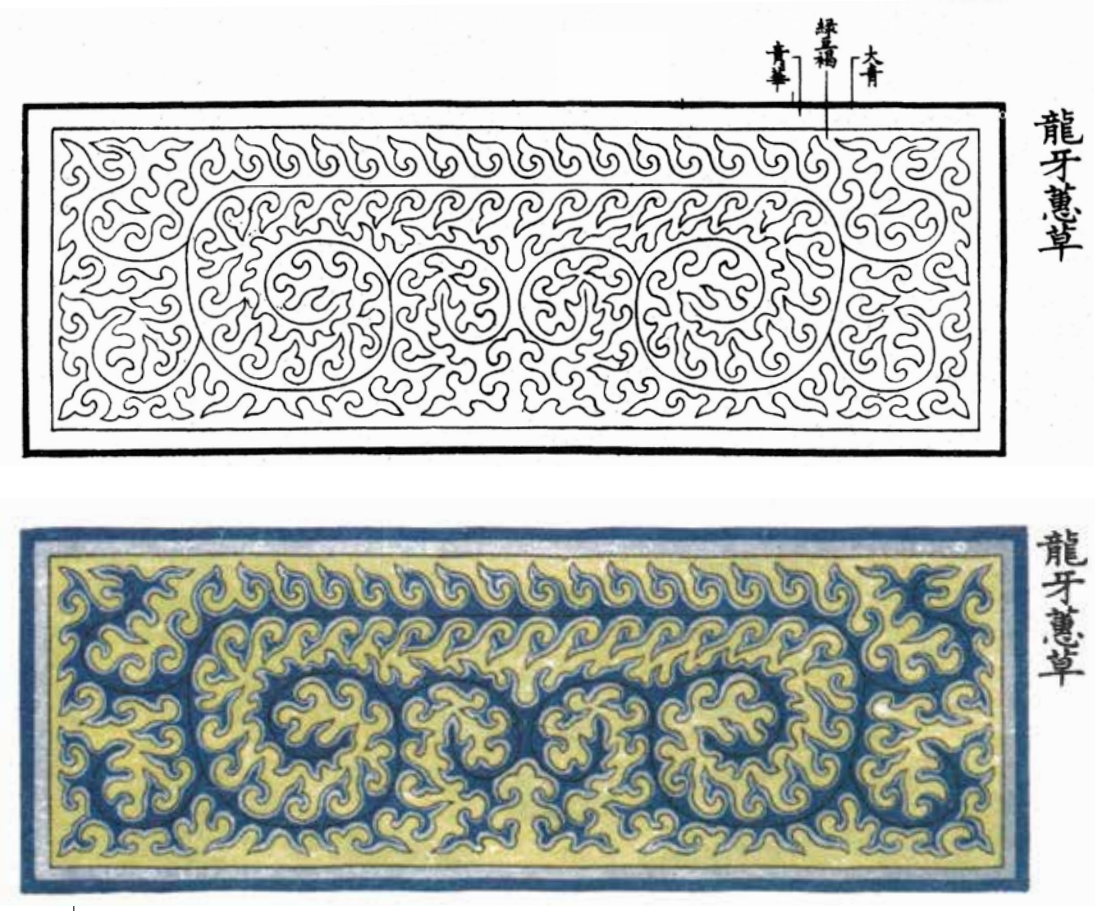


圖11 北宋 《營造法式》 「龍牙蕙草」（填彩於1920年代） 取自李誡，《營造法式》，北京：中國書店，2006，卷33，頁966、968。

蕙草」紋（圖 22、23）；日本山形縣華藏院藏繪成於十四世紀中期之前的高麗時代《地藏十王圖》，地藏王身著的華麗衣裳也以龍牙蕙草為飾。（圖 24）

亞洲區域跨國性的貿易活動也為龍牙蕙草的傳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徑。如著名的新安沉船，是在十四世紀二〇年代自中國港灣解纜，本擬前往日本卻失事沉沒在韓國木浦海域，由新安沉船打撈上岸的江西省吉州窯白地黑花長頸瓶，除了器腹開光部位，整體滿填龍牙蕙草。（圖 25）印度德里魯茲沙城（Kotla Firuz Shah）遺址出土的十四世紀中期景德鎮製青花盤亦為一例，該折沿盤也是以龍牙蕙草做為開光等飾紋的背景（圖 26），而類似的裝飾布局構思還見於十一至十二世紀伊朗東北地區所燒造的褐地白彩（圖 27）製品或白釉剔劃花，而伊朗陶器的剔花技法則有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啟發才出現的。[5] 工藝品紋飾無遠弗屆的流布及其強韌的生命力委實令人咋舌。如日本十七世紀中期古九谷



圖12　北宋　永昭陵西列上馬石上面南部拓本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158，圖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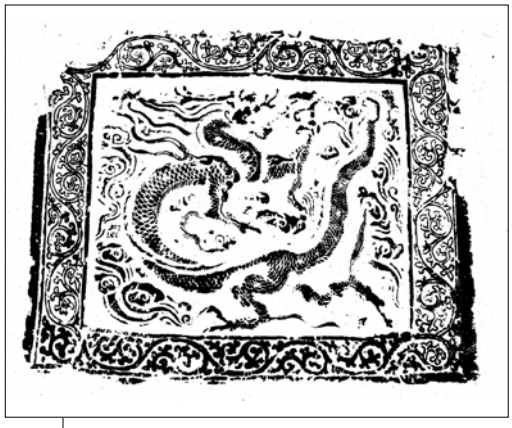


圖13　北宋　永泰陵西面上馬石南面拓本　取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頁276，圖254。



圖14　宋徽宗〈池塘秋晚圖〉所用「龍牙蕙草」箋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北宋　白地剔花唐草紋長方形枕　中國河北省磁州窯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編，《白と黒の競演—中国・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2，頁81，圖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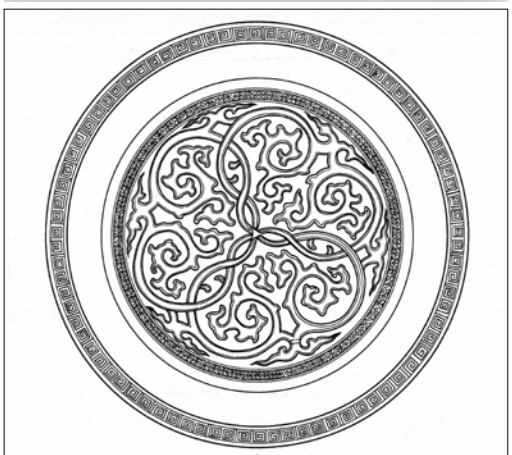


圖16　三足銀盤　深17.9公分　中國四川省彭州窖藏出土　取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編著，《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彩版24；頁75，圖120。





圖17　南宋　天台大師像　a.全圖；b.局部　日本滋賀縣西教寺藏　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頁58，圖52。



圖18　室町時代　鑑真和尚像　局部　日本奈良東大寺藏　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頁18，圖2。





圖19　室町時代　春屋妙葩像　日本相國寺藏　取自西村兵部等著，《日本の文様──唐草》，京都：光琳社，1974，圖177。



圖20　唐代　鎏金伎樂紋銀香寶子　高11.7公分　中國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158。



圖21-a　青瓷象嵌透雕唐草紋盒（盒面）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　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頁93，圖77。



圖21-b　12世紀　青瓷透雕唐草紋盒（正側視）　高11.7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　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頁92，圖77。



圖22　13世紀　青瓷象嵌金彩唐草紋盒　高3.5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　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頁102，圖90。



圖24　地藏十王圖　局部　日本山形縣華藏院藏　取自菊竹淳一等，《高麗時代の仏画》，首爾：時空社，2000，頁250，圖117。



圖23　高麗時代　13世紀　象嵌荔枝紋碗　韓國全羅南道康津青瓷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25　元代　吉州窯白地鐵繪唐草紋瓶　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沖引揚　高14.4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1，頁248，圖299、300。





圖26　元代　青花破片　殘深48公分　印度Feroz Shah Kotla, Tughlaq宮殿遺跡出土　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頁220，圖243。



圖27　11～12世紀　褐地白彩唐草紋鉢　深32.3公分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田早苗氏蒐集ペルシアの陶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2，頁22，圖69。

（圖 28）或十七世紀以來的有田燒青花瓷（圖 29），就頻見日本人因其外觀特徵而將之稱為章魚唐草（蛸唐草）的飾紋。應予一提的是，上引青花蓋罐在罐肩龍牙蕙草上方，另飾一周由雲頭和五瓣花串接成的紋樣帶，而此一雲頭和龍牙蕙草的裝飾布局組合，也見於明代十六世紀中期（圖 30）或清代十七世紀的外銷瓷。因此，儘管日本工藝品所受龍牙蕙草裝飾影響的途徑應該頗為多元，但至少就此案例而言，有田陶工所據以模倣的祖型很可能是來自中國陶瓷。另外，此一雲頭和龍牙蕙草的裝飾布局組合也見於前引十二世紀高麗青瓷蓋盒的鏤空飾（同圖 21），而上述兩種紋樣單位都可溯及北宋十二世紀初李誡的《營造法式》。後者圖繪的雲頭不只一種，但從外觀特徵可知本文所引圖 21、29、30 等例雲頭，比較接近李誡所分類的「單雲頭拱」。

除了以龍牙蕙草做為主紋飾（如圖 2 等），或將之應用在主紋的邊飾（如圖 4 等）、填白（如圖 26），甚至主次紋飾難以區別的作例（如圖 25），亦常見龍牙蕙草與人物、



圖 28　彩繪山水紋大盤　深41.7公分　取自石川縣立美術館等，《伊萬里・古九谷名品展》，石川：石川縣立美術館等，1987，頁52，圖39。



圖29　江戶時代　染付鳳凰紋八角大壺　高74公分　日本松岡美術館藏　取自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學藝課、松岡美術館編集，《特別企画展　松岡美術館名品展ー東洋陶磁の精華》，愛知：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7，頁54，圖45。

瑞獸、禽鳥或花菓交揉相映的圖紋。如浙江省十世紀中後期越窯青瓷經常可見龍牙蕙草與鳳鳥、鶴等瑞獸結合為一的陰刻飾紋（圖31）；日本東大寺藏奈良時代八世紀染韋的龍牙蕙草則是與葡萄紋相間，彼此互補，成了眾人熟知的葡萄唐草。（圖32）奈良法隆寺五重塔第一階完成於日本和銅四年（711）西面中央供奉釋迦遺骨的金棺側所飾葡萄唐草紋（圖33），則是在《營造法式》所稱「龍牙蕙草」之間加飾了葡萄和石榴。此外，亦見光是以龍牙蕙草為主紋飾的唐代作例。（圖34）依據以上案例，可以認為《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其實是自西方傳入的諸多唐草紋當中，選擇了既無動物、人形，也無疏果花葉之有如渦卷般純形式的唐草紋做為《營造法式》的裝飾圖樣，並給予「龍牙蕙草」的中國式稱謂。





圖30　明代　16世紀中期　青花注瓶　高31公分　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藏　取自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 2.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654, pl.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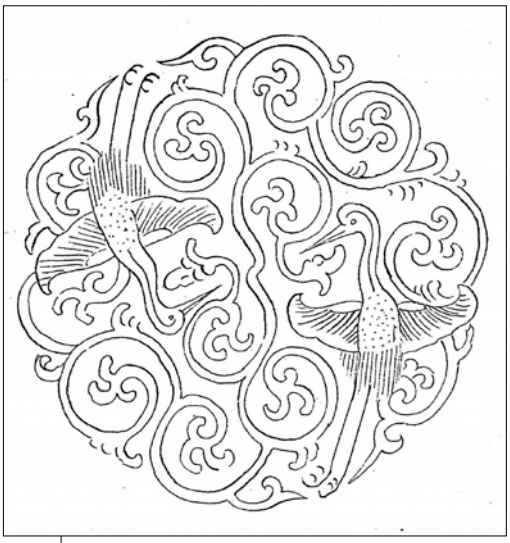


圖31　10世紀中後期　浙江省越窯青瓷所見裝飾（線繪）　取自陳萬里，《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頁74。



圖32　奈良時代　8世紀　葡萄唐草紋染韋　日本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藏　取自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唐草文の世界—西域からきた聖なる文様—》，奈良：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1987，頁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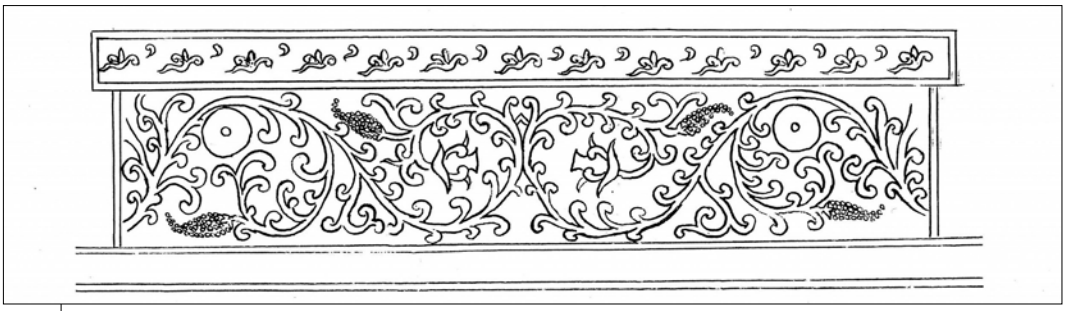


圖33　塑造金棺的浮雕葡萄波狀唐草（模寫）　法隆寺五重塔　取自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京都：同朋社，1992，頁251，圖429。



圖34　唐　8世紀　鎏金花鳥紋銀製八曲長杯　日本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藏　取自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前引《唐草文の世界—西域からきた聖なる文様—》，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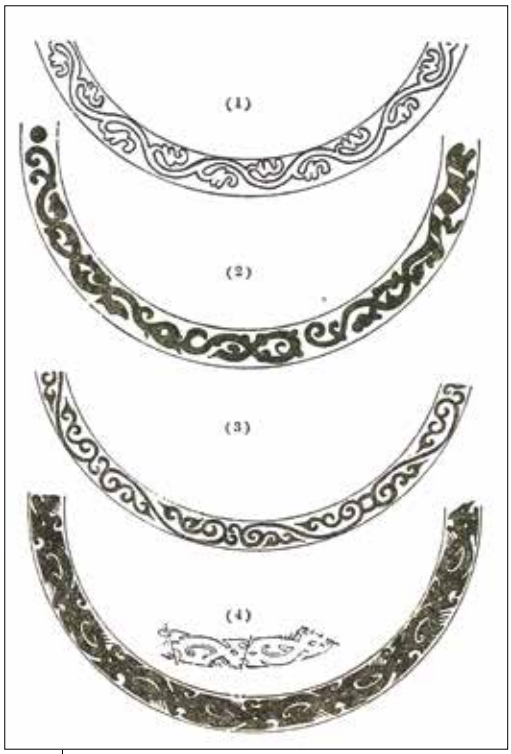


圖35　漢代連續波紋狀紋的四類型　取自長廣敏雄，〈漢代の連續波狀文──いわゆる流雲文──〉，原載《東方學報》京都第一冊（1931），收入《中國美術論集》，東京：講談社，1984，頁171，圖103。

唐草紋傳入中國

無論是所謂半棕葉唐草紋（忍冬紋）或葡萄唐草紋都源自古希臘，前者出現於前六世紀，是結合邁錫尼文明彩陶唐草和亞述半棕葉而成的裝飾紋樣，後傳至西亞、波斯，經由中亞再及於印度和中國。始見於前四世紀的葡萄唐草，也是通過相似的途徑傳入中亞等地。

雖然，就外觀形態而言，見於銅鏡鏡背外區邊緣的連續波狀紋飾似乎和發源於西方的唐草紋相近（圖35），而其中所謂流雲紋也和《營造法式》圖繪的龍牙蕙草有相近之處，不過1930年代長廣敏雄（1905-1990）在詳細研讀里格爾（Alois Riegl）關於唐草紋傳播名著《美術樣式論》（*Stilfragen: Grundlegung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Ornamentik,* 1893）的諸多案例後，得出結論認為漢鏡所見這類波形連續起伏的紋樣是完全不同於唐草紋的另



圖36-a　斯坦因從樓蘭採集的木構件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Whitfield, Roderick.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3.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2, pl.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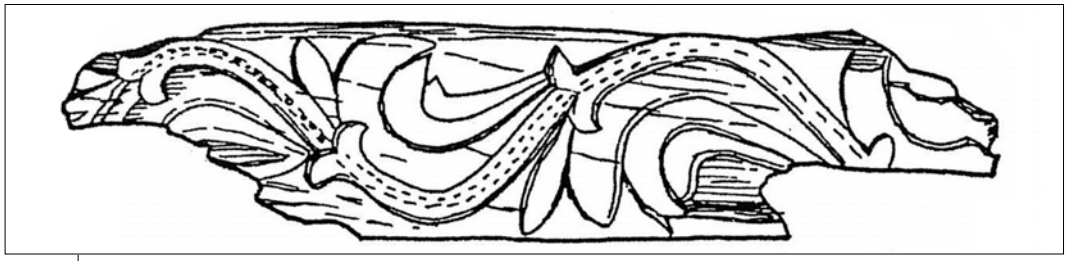


圖36-b　斯坦因從樓蘭採集的木構件（線繪圖）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法隆寺編，《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仏教文化》，奈良：法隆寺，1989，頁170，圖A-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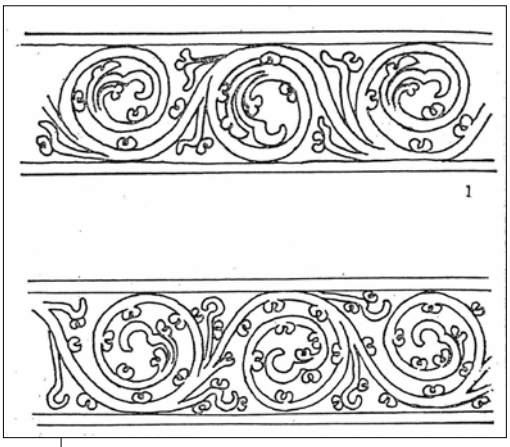


圖37　6世紀　巴米安（Bamian）唐草紋　（上）第605窟（XI洞）第2突帶；（下）第625窟（II洞）第2突帶　取自宮治昭，〈バーミヤーン石窟の塑造唐草紋〉，收入《展望アジアの考古学──樋口隆康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東京：新潮社，1983，頁575，圖1-2。



圖38　5世紀　雲岡石窟半棕葉唐草紋　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第七卷・第十洞圖版，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圖版47。

一裝飾系統，[6] 其無寧是承襲了戰國時代以來蟠螭紋的形式，可以說是直接源自戰國樣式的虺龍紋。[7] 到了 1950 年代，長廣在他和水野清一編著的大著《雲岡石窟》也以雲岡石窟為例，明確指出西來的半棕葉唐草紋是出現於五世紀前半。[8]

就筆者的見聞，時至今日除了少數學者曾提示漢鏡所見「唐草紋」也有可能是受到西域傳入的半棕葉唐草紋的影響的說法之外，[9] 學界一般都傾向認為中國唐草紋是在五世紀時由中亞傳入的。[10]



圖39　6世紀　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正壁　佛坐像　取自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京都：同朋社，1992，頁177，圖293。

二十世紀初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曾在中亞羅布泊西部樓蘭古國遺址採集到西元前後時期之飾有半棕葉唐草紋的木質建物或傢具構件（圖 36），而更往西的位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西北的巴米安（Bamian）石窟則可見到與「龍牙蕙草」有許些相似，無什植物要素之呈渦卷狀帶雙葉形瘤節的唐草紋，其被認為是半棕葉唐草激烈扭轉的抽象變形（圖 37），相對年代約在六世紀，是融合了印度笈多王朝後期連續反轉渦卷紋和希臘化羅馬系波狀唐草紋的產物，並且影響到七至八世紀時期的粟特藝術。[11]

就五世紀經由中亞傳入中國的唐草紋而言，開鑿於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至遷都洛陽（494）的山西雲岡石窟已頻見半棕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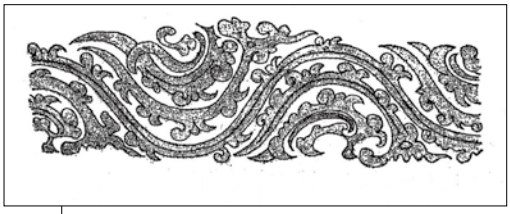


圖40　隋　開皇20年（600）　獨孤羅墓誌　參見夏鼐，〈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考古學報》，1959年3期，圖版貳（II），線圖取自：中野徹，〈唐草文の流れ〉，收入《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262，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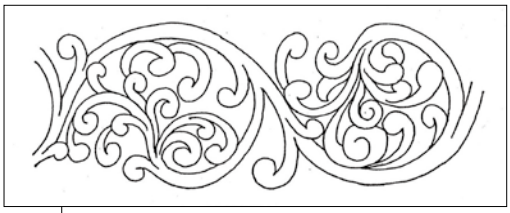


圖41　唐　登封元年（696）　王定墓誌　線圖轉引自：中野徹，前引〈唐草文の流れ〉，頁260，圖52。

唐草紋飾（圖 38）；洛陽龍門六世紀期賓陽洞中洞正壁佛坐像頭光也是以唐草紋為飾。（圖 39）隋唐時期的唐草紋形式種類極為豐富，當然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為文討論，並有多冊專書及展覽圖錄。[12] 雖然本文的主旨是呈現北宋《營造法式》「龍牙蕙草」的幾個面向，可惜筆者仍究無力揭示其風格史進程。文末謹揀選（1）隋開皇二十年（600）獨孤羅墓誌（圖 40）和（2）唐登封元年（696）王定墓誌的唐草紋刻線圖（圖 41），做為本文前引八世紀以來紋樣之前階段的參考。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1.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 河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182。
2. 唐俊傑，〈關於修內司窯的幾個問題〉，《文物》，2008 年 12 期，封三之 1。
3. 長廣敏雄，〈樣式またはスタイルについて〉，原載《華道》26-2（1964），收入同氏《中國美術論集》（東京：講談社，1984），頁 60-68。
4. 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7 期（2019.9），頁 1-74。
5. 謝明良，〈中國陶瓷剔劃花裝飾及相關問題〉，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8 期（2015.3），收入《陶瓷手記》3（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67-69。
6. 長廣敏雄，〈東西洋の裝飾意匠と文樣〉，原載《世界考古學大系》16 卷（東京：平凡社，1962），後收入同氏《中國美術論集》（東京：講談社，1984），頁 104。里格爾的該一名著後由長廣氏日譯題名《美術樣式論》（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2，1970 年由岩崎美術社改訂出版）於日本發行。
7. 長廣敏雄，〈漢代の連續波狀文一いわゆる流雲文一〉，原載《東方學報》京都第一冊（1931），後收入上引《中國美術論集》，頁 175-176。
8.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裝飾の意義〉，收入《雲岡石窟》第四卷 · 第七洞本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頁 14。
9. 勝部明生等，《唐草文の世界一西域からきた聖なる文樣》（奈良：奈良縣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屬博物館，1987），頁 30。不過，同書頁 14 同時指明中國的希臘式半棕葉唐草紋是出現於五世紀的北魏期石窟。
10. 杰西卡 · 羅森（Jessica Rawson），《蓮與龍　中國紋飾》（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 年譯自 1984 年英文版），頁 27；山本忠尚等，〈唐草文の系譜〉，收入《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仏教文化》（奈良：法隆寺，1989），頁 171；《葡萄唐草文の世界一シルクロードからの贈り物一》（愛知縣：高濱市やきものの里かわら美術館，2005），頁 6。
11. 宮治昭，〈バーミヤーン石窟の塑造唐草紋〉，收入《展望アジアの考古学──樋口隆康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東京：新潮社，1983），頁 575-588；宮治昭，《バーミヤーン遙かなり一失われた仏教美術の世界》（東京：日本放送協會，2002），頁 211-215。
12. 如：立田洋司，《唐草文樣　世界を駆けめぐる意匠》（東京：講談社，1997）；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樣　植物文篇》（京都：同朋社，1992）；勝部明生等，前引《唐草文の世界一西域からきた聖なる文樣》；以及中野徹，〈唐草文の流れ〉，收入《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頁 258-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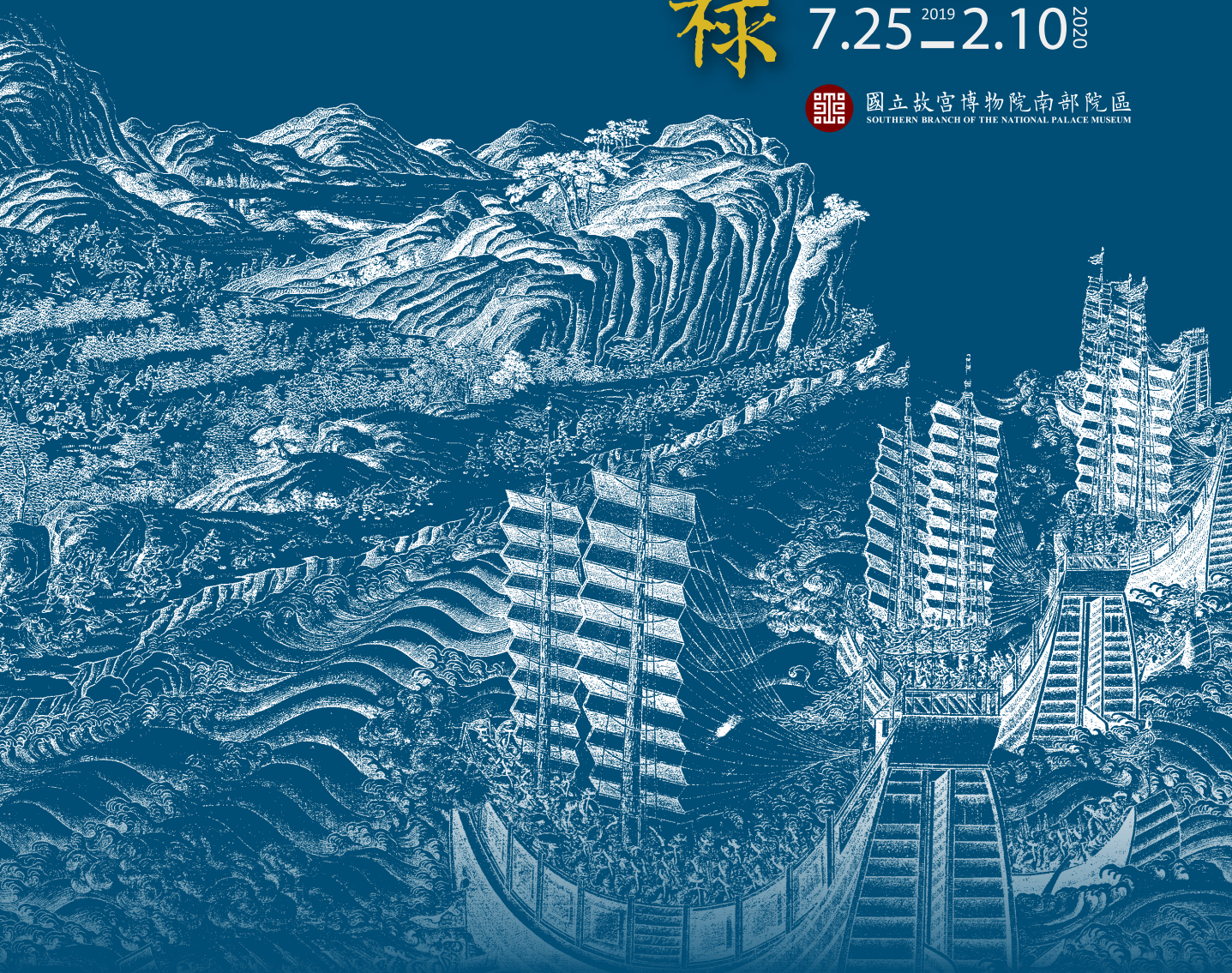
蔡牽與王得祿

CAI QIAN AND WANG DELU

2019.7.25 — 2020.2.10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蔡牽與王得祿」特展，結合院藏清代檔案、奏摺，搭配地方傳說和藏於民間的畫像、袍服、誥命，以及臺灣各宮廟收藏有關贈匾，整合官方與地方資料，藉由民間梟雄蔡牽與官方提督王得祿的海上對決，闡述十九世紀臺海間的海洋史，展開歷史人物、事件的多元詮釋。



地　　址 / 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服務電話** / 05-3620777　**開放時間** / 每日9:00-17:00 (週一休館 108年7、8月開館至18:00)

Address / No.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61248, Taiwan R.O.C　**Service line** / +886-5-3620777　**Hours** / 9:00-17:00 daily (closed on mondays)